



廣注姚氏

# 古文辭類纂

第四册



世界書局印行

中華民國二十四年九月初版  
中華民國三十七年五月新三版

廣古文辭類纂

實價國幣

外埠酌加運費匯費

注釋者 宋章晶

出版者 國學整理社

張靜江  
世界書局有限公司代表人

發行者 世界書局

發行所 上海及各省  
世界書局

版權所有不翻印

蘇明允木假山言

木之生。或蘖而殞。或拱而夭。幸而至於任爲棟梁則伐。不幸而爲風之所拔。水之所漂。或破折或腐。幸而得不破折不腐。則爲人之所材。而有斧斤之患。其最幸者。漂沈泊沒於湍沙之間。不知其幾百年。而其激射齧食之餘。或髡鬚於山者。則爲好事者取去。強之以爲山。然後可以脫泥沙而遠斧斤。而荒江之瀆。<sup>六</sup>如此者幾何。不爲好事者所見。而爲樵夫野人所薪者。何可勝數。則其最幸者之中。又有不幸者焉。予家有三峯。予每思之。則疑其有數存乎其間。且其蘖而不殞。拱而不夭。任爲棟梁而不伐。風拔水漂而不破折不腐。不破折不腐。而不爲人所材。以及於斧斤。出於湍沙之間。而不爲樵夫野人之所薪。而後得至乎此。則其理似不偶然也。然予之愛之。則非徒愛其似山。而又有所感焉。非徒愛之。而又有所敬焉。予見中峯魁岸踞肆。意氣端重。若有以服其旁之二峯。二峯者。莊栗刻峭。凜乎不可犯。雖其勢服於中峯。而岌然無阿附意。吁。其可敬也夫。其可以有感歟夫。

【註音】（湍）音貪（齧）音焚（岌）魚及切

【釋義】一萌芽也。二短折曰殞。三兩手合持曰拱。四早死也。五沙隨水而急流也。六水厓。七高峻貌。

蘇明允張益州畫像記

至和元年秋。蜀人傳言。有寇至邊。邊軍夜呼。野無居人。妖言流聞。京師震驚。方命擇帥。天子曰。毋養亂。毋助變。衆言朋興。朕志自定。外亂不作。變且中起。既不可以文令。又不可以武競。惟朕一二大吏。孰爲能處茲文武之間。其命往撫朕師。乃推曰。張公方平其人。天子曰然。公以親辭不可。遂行。冬十一月至蜀。至之日。歸屯軍。撤守備。使謂郡縣。寇來在吾。無爾勞苦。明年正月朔旦。蜀人相慶如他日。遂以無事。又明年正月。相告留公像於淨衆寺。公不能禁。眉陽蘇洵言於衆曰。未亂易治也。旣亂易治也。有亂之萌。無亂之形。是謂將亂。將亂難治。不可以有亂急。亦不可以無亂弛。惟是元年之秋。如器之斂。未墜於地。惟爾張公。安坐於其旁。顏色不變。徐起而正之。旣正。油然而退。無矜容。爲天子牧小民。不倦。惟爾張公。爾繫以生。惟爾父母。且公嘗爲我言。民無常性。惟上所待。人皆曰。蜀人多變。於是待之以待盜賊之意。而繩之以繩盜賊之法。重足屏息之民。而以鎧斧令。於是民始忍以其父母妻子之所仰賴之身。而棄之於盜賊。故每每大亂。夫約之以禮。驅之以法。惟蜀人爲易。至於急之而生變。雖齊魯亦然。吾以齊魯待

再拜稽首曰。然蘇洵又曰。公之恩在爾心。爾死在爾子孫。其功業在史官。無以像爲也。且公意不欲如何。皆曰。公則何事於斯。雖然。於我心有不釋焉。今夫平居聞一善。必問其人之姓名。與鄉里之所在。以至於其長短大。小美惡之狀。甚者。或詰其平生所嗜好。以想見其爲人。而史官亦書之於其傳。意使天下之人。思之於心。則存之於目。存之於目。故其思之於心也。固。由此觀之。像亦不爲無助。蘇洵無以詰。遂爲之記。公南京人。慷慨有大節。以度量雄天下。天下有大事。公可屬。系之以詩曰。

天子在祚。歲在甲午。西人傳言。有寇在垣。庭有武臣。謀夫如雲。天子曰嘻。命我張公。公來自東。旗纛舒舒。西人聚觀。于巷于塗。謂公暨暨。公來于于。人謂西人。安爾室家。無敢或訛。訛言不祥。往卽爾常。春爾條桑。秋爾滌場。西人稽首。公我父兄。公在西園。草木駢駢。公宴其僚。伐鼓淵淵。西人來觀。祝公萬年。有女娟娟。閨闥閑閑。有童哇哇。亦既能言。昔公未來。期汝棄捐。禾麻芃芃。倉庾崇崇。嗟我婦子。樂此歲豐。公在朝廷。天子股肱。天子曰歸。公敢不承。作堂巖巖。有廡有庭。公像在中。朝服冠纓。西人相告。無敢逸荒。公歸京師。公像在堂。

【註音】（敵）音欺（繫）乙雞切（屏）音丙（錐）知林切（稽）音啓（屬）音祝（轂）音導（暨）音既（條）音湍

(陸)音姓(范)音蓬(廩)音武

【釋義】宋時南京人。字安道。官益州刺史。仁宗年號。一名萬福寺。在成都縣西北。老泉眉山人。故稱眉陽。傾側也。和謹貌。猶是也。懼之甚也。斫木之具。宋建宋州爲南京。亦曰應天府。今河南商邱縣。付託也。果毅貌。行貌。枝落也。酒也。並茂也。鼓聲。美好貌。自得貌。小兒學語。長威貌。

【諸家集評】方望溪曰退之序事文不學史記歐公則摹史記以自別於退之老泉又欲自別於歐公故取法於史記韓文而少變其形貌惜不多見要之非子瞻子固所能望也

### 蘇子瞻石鐘山記

水經云彭蠡之口有石鐘山焉。酈元以爲下臨深潭微風鼓浪水石相搏聲如洪鐘。是說也。人常疑之。今以鐘磬置水中。雖大風浪不能鳴也。而況石乎。至唐李渤始訪其遺踪。得雙石於潭上。扣而聆之。南聲函胡。北音清越。枹止響騰。餘韻徐歇。自以爲得之矣。然是說也。余尤疑之。石之鏗然有聲者。所在皆是也。而此獨以鐘名何哉。元豐七年六月丁丑。余自齊安舟行適臨汝。而長子邁將赴饒之德興尉。送之至湖口。因得觀所謂石鐘者。夜月明。獨與邁乘小舟至絕壁下。大石側立千尺。如猛獸奇鬼森然欲搏人。而山上棲鵠。聞人聲亦驚起。磔磔雲霄間。又有若老人欸且笑於山谷中者。或曰此鶴鶴也。余方心動欲還。而大聲發於水上。噌吰如鐘鼓。不知其淺深。微波入焉。涵澹澎湃。大恐。徐而察之。則山下皆石穴也。不知其淺深。微波入焉。涵澹澎湃。

僻而遠此也。舟迴至兩山間。將入港口。有大石當中流。可坐百人。空中而多竅。與風水相呑吐。有竊坎鐘磬之聲。與向之噌吰者相應。如樂作焉。因笑謂邁曰。汝識之乎。噌吰者。周景王之無射也。竊坎鐘磬者。魏獻子之歌鐘也。古之人不余欺也。事不目見耳聞。而臆斷其有無可乎。酈元之所見聞。殆與余同。而言之不詳。士大夫終不肯以小舟夜泊絕壁之下。故莫能知。而漁工水師。雖知而不能言。此世所以不傳也。而陋者乃以斧斤考擊而求之。自以爲得其實。余是以記之。蓋歎酈元之簡。而笑李渤之陋也。

〔註音〕（抱）音孕（鑼）渴耕切（饒）音堯（疎）音空（鶴）音骨（磈）音掘（轡）音貫（噭）音宏（轔）音嚇（虧）披庚切（僻）破怪切（竊）音款（鎗）音湯（轔）音燭（射）音亦（臆）伊力切

〔釋義〕一。鐘山在江西湖口縣。二。在豫章彭澤縣西南。卽鄱陽湖是也。三。見上卷。四。唐洛陽人。字魯之。元和中。遷江州刺史。治湖水。築堤七百步。五。宮音。其聲弘大。六。角音。其聲清激。七。鼓槌也。八。神宗年號。九。今湖北黃岡縣。十。今河南臨汝縣。十一。字伯達。官終駕部員外郎。十二。今江西德興縣。十三。石聲。十四。鷺鳥也。十五。鳥鳴聲。十六。鳥名似鶴而頂不丹。十七。頸嘴亦長。全身灰白。翼尾黑色。巢於高樹。十八。鐘聲也。十九。水動貌。二十。波相戾貌。二十一。擊物聲。二十二。鐘鼓聲。二十三。名貴。

〔諸家集評〕方望溪曰。蕭灑自得。子瞻諸記中特出者。

劉海峯曰。以心動欲還跳出。大聲發於水上。才有波折。而與會更覺淋漓。鐘聲二處必取古鐘二事。以實之具。此詒諱文章妙趣。猝溢行間。坡公第一首記文。  
會蘇生曰。自咸豐四年楚軍在湖口爲賊所敗。至十一年乃少定。石鐘山之片石寸草。諸將士皆能辨識。上鐘巖與下鐘巖皆有洞。可容數百人。深不可窮。形如覆鐘。乃知鐘山以形言之。非以聲言之道。元子瞻皆失事實也。

## 蘇子瞻超然臺記

凡物皆有可觀。苟有可觀。皆有可樂。非必怪奇偉麗者也。館糟啜二鰯。皆可以醉。果蔬草木。皆可以飽。推此類也。吾安往而不樂。夫所爲求福而辭禍者。以福可喜而禍可悲也。人之所欲無窮。而物之可以足吾欲者有盡。美惡之辨戰乎中。而去取之擇交乎前。則可樂者常少。而可悲者常多。是謂求禍而辭福。夫求禍而辭福。豈人之情也哉。物有以蓋之矣。彼遊於物之內。而不遊於物之外。物非有大小也。自其內而觀之。未有不高且大者也。彼挾其高大以臨我。則我常眩亂反覆。如隙三中之觀四。又烏知勝負之所五在。是以美惡橫生。而憂樂出焉。可不大哀乎。予自錢塘移守膠西。釋舟楫之安。而服車馬之勞。去雕牆之美。而庇采椽五之居。背湖山之觀。而行桑麻之野。始至之日。歲比不登。盜賊滿野。獄訟充斥。而齋廚索然。日食杞菊。人固疑予之不樂也。處之期年。而貌加豐。髮之白者。日以反黑。予旣樂其風俗之淳。而其吏民亦安予之拙也。於是治其園圃。潔其庭宇。伐安邱高密之木。以修補破敗。爲苟完之計。而園之北。因城以爲臺者舊矣。稍葺六而新之。時相與登覽。放意肆志焉。南望馬耳常山。出沒隱見。若近若遠。庶幾有隱君子乎。而其東則盧山。秦人盧敖之所從遁也。西望穆陵。隱然如城郭。師尚父齊桓公之遺烈。猶有存者。北俯濰水。四慨然太息。思淮陰五之功。而弔其不終。臺高而安。深而明。夏涼而冬溫。雨露之朝。風月之夕。予未嘗不在。

客未嘗不從。擷園蔬。取池魚。釀秫酒。瀹脫粟而食之。曰。樂哉遊乎。方是時。予弟子由。適在濟南。聞而賦之。且名其臺曰超然。以見予之無所往而不樂者。蓋遊於物之外也。

【註音】(鋪)音鋪(醞)音離(葺)音緝(見)同現(織)音惟(擷)音絜(秣)音述(瀹)音藥  
【釋義】一臺在山東諸城縣北城上。二糟酒糟醞薄酒。三壁孔。今山東膠縣高密等縣地。五采亦作採。櫟木也。以採為櫟。言其質素也。六枸杞與菊花。古人以為服食之品。其嫩苗可供菜蔬。七並山東縣名。八修補也。九兩山均在諸城縣南。十在諸城縣東南。十一開名。在山東臨朐縣南一百里大峴山上。十二呂尚也。佐武王克殷有功。封於齊。周武王尊之為師尚父。十三名小白。為戰國五霸之一。十四源出山東莒縣西北之箕屋山。東北流經諸城。高密。安邱。納浯水。汶水。又經濰縣昌邑入於海。十五漢韓信封淮陰侯。信伐齊。破楚將龍且於瀘水。後信為呂后所害。十六捋取也。十七襦稻。十八貢也。十九穢米也。二十今山東歷城縣。

【諸家集評】方望溪曰。子瞻記二臺皆以東西南北點綴。頗覺庸套。此類蹊逕乃歐王所不肯蹈。

### 蘇子瞻遊桓山記

元豐二年正月己亥晦。春服既成。從二三子遊於泗之上。登桓山。入石室。使道士戴日祥。鼓雷氏之琴。操履霜之遺音。曰。噫嘻悲夫。此宋司馬桓魋之墓也。或曰。鼓琴於墓。禮歟。曰。禮也。季武子之喪。曾點倚其門而歌。仲尼曰。月也。而魋以爲可得而害也。且死爲石椁。三年不成。古之愚人也。余將用其藏。而其骨毛爪齒。旣已化爲飛塵。蕩爲冷風矣。而況於椁乎。況於從死之臣妾。飯含之貝玉乎。使魋而無知也。余雖鼓琴而歌可也。使魋而有知也。聞余鼓琴而歌。知哀樂之不可常。物化之無日也。其愚豈不少瘳乎。

一三子喟然而歎。乃歌曰。桓山之上。維石嵯峨。<sub>二</sub>令司馬之惡。與石不磨。<sub>一</sub>令仲孫舒煥。寇昌朝。王適。<sub>三</sub>王適。王肆。軾之子邁。煥之子彥舉。

【註音】(離)音類(擇)音郭(瘳)音抽(喟)丘愧切(嗟)音嗟(瀨)音弭(闕)音缺(適)餘律切

【釋義】<sub>一</sub>山在江蘇銅山縣東北二十七里。<sub>二</sub>源出山東泗水縣陪尾山。四源并發。故名。本由江蘇沛縣流聲。連延悠颺者。伐以爲琴。妙過於桐。<sub>三</sub>琴曲名。〔韓愈琴操序〕伯奇尹吉甫子無罪。爲後母讒而見逐。自傷作履霜操。<sub>四</sub>春秋時宋人。姓司馬。亦稱向離。<sub>五</sub>魯公子季友曾孫。名夙。<sub>六</sub>字晳。曾參之父也。<sub>七</sub>〔史記〕孔子去曹適宋。與弟子習禮大樹下。宋司馬桓魋欲殺孔子。拔其樹。孔子去。<sub>八</sub>椁外棺也。<sub>九</sub>古者諸侯大夫死。臣妾或從之死。<sub>十</sub>古時死者皆以米貝玉含於口中。<sub>十一</sub>病愈也。<sub>十二</sub>山高貌。<sub>十三</sub>水流貌。<sub>十四</sub>終也。

【諸家集評】吳至父曰。此殆有所至。故其詞憤厲。聲氣得出。

### 蘇子瞻韓魏公醉白堂記

故魏國忠獻韓公。作堂於私第之池上。名之曰醉白。取樂天池上之詩。以爲醉白堂之歌。意若有羨於樂天而不及者。天下之士。聞而疑之。以爲公旣已無愧於伊周矣。而猶有羨於樂天。何哉。軾聞而笑曰。公豈獨有羨於樂天而已乎。方且願爲尋常無聞之人。而不可得者。天之生是人也。將使任天下之重。則寒者求衣。飢者求食。凡不獲者求得。苟有以與之。將不勝其求。是以終身處乎憂患之城。而行乎利害之塗。豈其所欲哉。夫忠獻公旣已相三帝。安天下矣。浩然將歸老於家。而天下共挽而留之。莫禪也。嘗

是時。其有羨於樂天。無足怪者。然以樂天之平生。而求之於公。較其所得。之厚薄淺深。孰有孰無。則後世之論。有不可欺者矣。文致太平。武定亂略。謀安宗廟。而不自以爲功。急賢才。輕爵祿。而士不知其恩。殺伐果敢。而六軍安之。四夷入蠻。想聞其風采。而天下以其身爲安危。此公之所以有。而樂天之所無也。乞身於彊健之時。退居十有五年。日與其朋友賦詩飲酒。盡山水園池之樂。府有餘帛。廩有餘粟。而家有聲伎之奉。此樂天之所有。而公之所無也。忠言嘉謨。效於當時。而文采表於後世。死生窮達。不易其操。而道德高於古人。此公與樂天之所同也。公既不以其所有自多。亦不以其所無自少。將推其同者。而自託焉。方其寓形於一醉也。齊得喪。忘禍福。混貴賤。等賢愚。同乎萬物。而與造物者遊。非獨自比於樂天而已。古之君子。其處己也厚。其取名也廉。是以實浮於名。而世頌其美不厭。以孔子之聖。而自比於老彭。自同於邱明。自以爲不如顏淵。後之君子。實則不至。而皆有侈心焉。臧武仲九。自以爲聖。白圭七。自以爲禹。司馬長卿八。自以爲相如。揚雄。自以爲孟軻。崔浩九。自以爲子房。然世終莫之許也。由此觀之。忠獻公之賢於人也遠矣。昔公嘗告其子忠彥。將求文於軾以爲記。而未果。旣葬。忠彥以告軾。以爲義不得辭也。乃泣而書之。

【惠義】一 韓魏公。名琦。字稚圭。宋安陽人。弱冠舉進士。仁宗時西夏反。琦爲陝西經略招討使。英宗時拜右

僕射。封魏國公。神宗立。拜司徒兼侍中。判相州。卒謚忠獻。一醉白堂在河南安陽縣城東南隅。二白居易。字樂天。唐太原人。元和進士。遷左拾遺。貶江州司馬。後召還。官至刑部尚書。晚年放意詩酒。居香山。稱香山居士。其池上篇自序有云。酒酣琴罷。命樂童奏霓裳散序。曲未竟。而樂天陶然已醉。睡於石上矣。詩云。十畝之宅。五畝之園。有水一池。有竹千竿。勿謂士狹。勿謂地偏。足以容膝。足以息肩。有堂有庭。有橋有船。有書有酒。有歌有弦。有叟在中。白鬚飄然。識分知足。外無求焉。如鳥擇木。姑務巢安。如龜居坎。不知海寬。靈蘭怪石。紫菱白蓮。皆吾所好。盡在吾前。時飲一杯。或吟一篇。妻孥熙熙。雞犬閑閑。優哉游哉。吾將終老乎其間。三卽伊尹。周公。四卽仁宗。英宗。神宗。五魯大夫臧孫紇。時因其智。目爲聖人。六名丹。圭其字也。嘗謂孟子曰。丹之治水也。愈於禹。七慕蘭相如之爲人。更名相如。八「魏書」浩字伯淵。清河人。長於謀計。常自比張子房。九字師樸。官至觀文殿大學士。

【諸家集評】劉海峯曰。精神籠蓋一世。

### 蘇子瞻靈璧張氏園亭記

道京師而東。水浮獨流。陸走黃塵。陂田蒼莽。行者倦厭。凡八百里。始得靈璧。張氏之園於汴之陽。其外修竹森然以高。喬木蔚然以深。其中因汴之餘浸。以爲陂池。取山之怪石。以爲巖阜。蒲葦蓬芰。五有江湖之思。椅桐檜柏。六有山林之氣。奇花美草。有京洛之態。華堂廈屋。有吳蜀之巧。其深可以隱。其富可以養。果蔬可以飽鄰里。魚鼈筍茹。可以餽四方之賓客。余自彭城移守吳興。蘇宋登舟。三宿而至其下。肩輿叩門。見張氏之子碩。碩求余文以記之。維張氏世有顯人。自其伯父殿中君。與其先人通判府君。始家靈璧。而爲此園。作蘭皋之亭。以養其親。其後出仕於朝。名聞一時。推其餘力。日增治之。於今五十餘年矣。其木皆十圍。岸谷隱然。凡園之百物。無一不

可人意者。信其用力之多且久也。古之君子不必仕。不必不仕。必仕則忘其身。必不仕則忘其君。辟之飲食。適於饑飽而已。然士罕能蹈其義。赴其節。處者安於故而難出。出者狃於利而忘返。於是違親絕俗之譏。懷祿苟安之弊。今張氏之先君。所以爲其子孫之計慮者遠且周。是故築室藝園於汴泗之間。舟車冠蓋之衝。凡朝夕之奉。燕遊之樂。不求而足。使其子孫開門而出仕。則跬步市朝之上。閉門而歸隱。則俯仰山林之下。於以養生治性。行義求志。無適而不可。故其子孫仕者皆有循吏良能之稱。處者皆有節士廉退之行。蓋其先君子之澤也。余爲彭城二年。樂其土風。將去不忍。而彭城之父老。亦莫余厭也。將買田於泗水之上。而老焉。南望靈璧。雞犬之聲相聞。幅巾杖履。歲時往來於張氏之園。以與其子孫遊。將必有日矣。元豐二年三月二十七日記。

〔註音〕〔蒼〕音翁上聲。〔葦〕音偉。〔芰〕音妓。〔椅〕於宜切。〔辟〕同譬。〔跬〕醜委切。

〔釋義〕一。靈璧縣在安徽。二。水名。今已湮。三。水北。四。草木咸貌。五。菱也。四角曰菱。兩角曰芰。六。落葉喬木。高二丈餘。初夏開黃花。葉圓端尖。雌雄異株。實略似天燭。色紅或紫。其材可爲細巧之器。七。今河南商邱縣。八。半步也。九。隱居以求其志。行義以達其道。見「論語」。

### 蘇子由武昌九曲亭記

子瞻遷於齊安。廬於江上。齊安無名山。而江之南武昌<sub>三</sub>諸山。陂陀<sub>四</sub>蔓延。延綽<sub>五</sub>谷深密。中有浮圖精舍。西曰西山。東曰寒谿<sub>六</sub>。依山臨壑。隱蔽松櫟。蕭然絕

俗車馬之迹不至。每風止日出。江水伏息。子瞻杖策載酒。乘漁舟亂流而南。山中有二三子。好客而喜游。聞子瞻至。幅巾九迎笑。相攜徜徉而上。窮山之深。力極而息。埽葉席草。酌酒相勞。意適忘反。往往留宿於山上。以此居齊安三年。不知其久也。然將適西山。行於松柏之間。半腸九曲而獲少平。遊者至此必息。倚怪石。蔭茂木。俯視大江。仰瞻陵阜。旁矚溪谷。風雲變化。林麓向背。皆效於左右。有廢亭焉。其遺址甚狹。不足以席衆客。其旁古木數十。大皆百圍千尺。不可加以斤斧。子瞻每至其下。輒睥睨二終日。一旦大風雷雨。拔去其一。斥其所據。亭得以廣。子瞻與客入山視之。笑曰。茲欲以成吾亭耶。遂相與營之。亭成而西山之勝始具。子瞻於是樂。昔余少年。從子瞻遊。有山可登。有水可浮。子瞻未始不褰裳先之。有不得至。爲之帳然移日。至其翩然獨往。逍遙泉石之上。擗林卉。拾澗實。酌水而飲之。見者以爲儂也。蓋天下之樂無窮。而以適意爲悅。方其得意。萬物無以易之。及其既厭。未有不灑然自笑者也。譬之飲食。雜陳於前。要之一飽。而同委於臭腐。夫孰知得失之所在。惟其無愧於中。無責於外。而姑寓焉。此子瞻之所以有樂於是也。

【註音】(胞)音駢(櫓)同櫟(睥)匹計切(饗)音牽(擗)胡結切

【釋義】一亭在湖北鄖城縣西九曲嶺。二今湖北黃岡縣。三今湖北鄖城縣。四邪平也。五梁曲而延長也。六手持鞭也。七橫

西山一名衡山。在鄖城縣西。下爲樊口。上有九曲嶺。山東十步有洞。洞下有寒谿。山北背大江。八手持鞭也。九橫

流而渡也。○用纏全幅。向後襯髮。俗名襯頭。○徑之小而曲者曰羊腸。○左右視也。

【諸家集評】吳至父曰：此文後幅實爲超妙而前之敍次頗繁。

### 蘇子由東軒記

余旣以罪謫監筠州鹽酒稅。未至大雨。筠水泛溢。寢南市。登北岸。敗刺史府門。鹽酒稅治舍俯江之濱。四\*水患尤甚。旣至。敝不可處。乃告於郡。假部使者府以居。郡憐其無歸也。許之。歲十二月。乃克支其敲斜。補其圮缺。闢聽事堂之東爲軒。種杉二本。竹百箇。以爲宴休之所。然鹽酒稅舊以三吏共事。余至。其二人者。適皆罷去。事委於一。晝則坐市區。鬻鹽沽酒稅豚魚。與市人爭尋尺以自效。暮歸筋力疲廢。輒昏然就睡。不知夜之既日。日則復出營職。終不能安於所謂東軒者。每日暮出入其旁。顧之。未嘗不啞然自笑也。余昔少年讀書。竊嘗怪以顏子簞食瓢飲。居於陋巷。人不堪其憂。顏子不改其樂。私以爲雖不欲仕。然抱關擊柝六\*。尚可自養。而不害於學。何至困辱貧窶。自苦如此。及來筠州。勤勞鹽米之間。無一日之休。雖欲棄塵垢。解羈繫。自放於道德之場。而事每劫而留之。然後知顏子之所以甘心貧賤。不肯求斗升之祿以自給者。良以其害於學故也。嗟夫。士方其未聞大道。沈酣勢利。以玉帛子女自厚。自以爲樂矣。及其循理以求道。落其華而收其實。從容自得。不知夫天地不爲大。與死生之爲變。而況其下者乎。故

其樂也。足以易窮餓而不怨。雖南面之王。不能加之。蓋非有德不能任也。余方區區欲磨洗濁汚。七睎聖賢之萬一。自視缺然。而欲庶幾顏氏之福。宜無所不可。彼蓋達者之事。而非學者之所望也。余旣以謹來此。雖知桎梏之害。而勢不得去。獨幸歲月之久。世或衰而憐之。使得歸伏田里。治先人之敝廬。爲環堵<sup>\*</sup>之室而居之。然後追求顏氏之樂。懷思東軒。優游以忘其老。然而非所敢望也。

〔註音〕（筠）于儉切（睂）音脣（散）音欺（圯）音否（枅）音託（圜）局羽切（縛）音執（蹠）音希（桎）音質

〔釋義〕（一）軒在今江西高安縣舊貢院。（二）毀也。（三）指蜀江在高安縣北。今曰錦江。（四）水涯也。（五）守門之官。（六）慕也。（七）古六卿之一。孔子曾爲司寇。（八）委吏。主委積之吏。猶今收掌糧草材料之官。乘田。掌牛羊芻牧之吏。孔子嘗爲之。（九）猶言束縛。（十）言中無所有也。

卷五十七 雜記類七

王介甫慈谿縣學記

天下不可一日而無政教。故學不可一日而亡於天下。古者井天下之田。  
而黨庠遂序國學之法。立乎其中。鄉射飲酒。春秋合樂。養老勞農。尊賢使  
能。考藝選言之政。至於受成獻讞。訊囚四之事。無不出於學。於此養天下智  
仁聖義忠和之士。以至一偏一技一曲之學。無所不養。而又取士大夫之  
材行完潔。而其施設已嘗試於位而去者。以爲之師。釋奠釋菜五。以教不忘  
其學之所自。遷徙倡逐。以勉其怠而除其惡。則士朝夕所見所聞。無非所  
以治天下國家之道。其服習必於仁義。而所學必皆盡其材。一日取以備  
公卿大夫百執事之選。則其材行皆已素定。而士之備選者。其施設亦皆  
素所見聞而已。不待閱習而後能者也。古之在上者。事不慮而盡。功不爲  
而足。其要如此而已。此二帝三王所以治天下國家。而立學之本意也。後  
世無井田之法。而學亦或存或廢。大抵所以治天下國家者。不復皆出於  
學。而學之士。羣居族處。爲師弟子之位者。講章句。課文字而已。至其陵夷六  
之久。則四方之學者廢而爲廟。以祀孔子於天下。斲木搏土。如浮屠道士  
法。爲王者象。州縣吏春秋帥。其屬釋奠於其堂。而學士者或不與焉。蓋廟